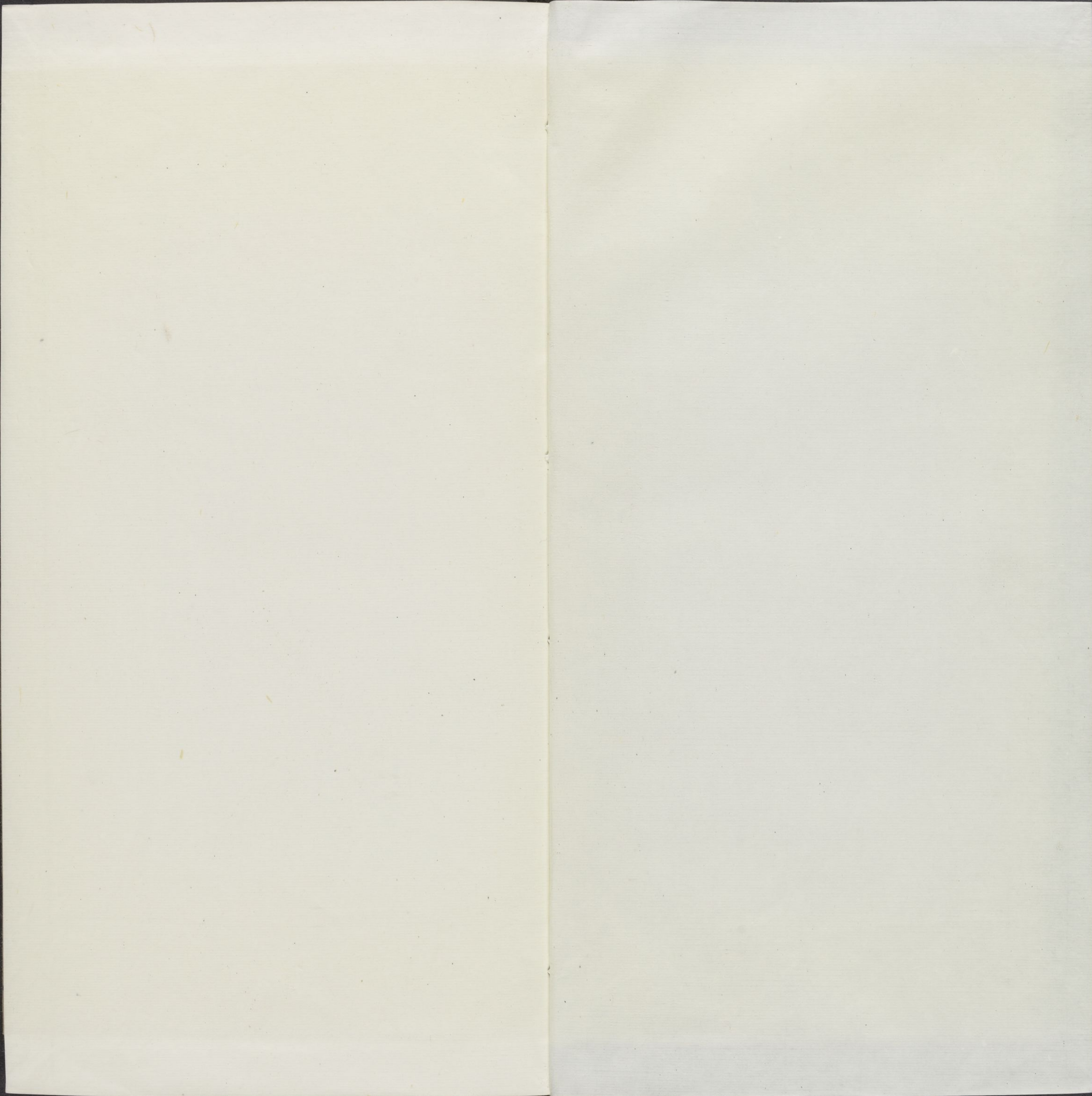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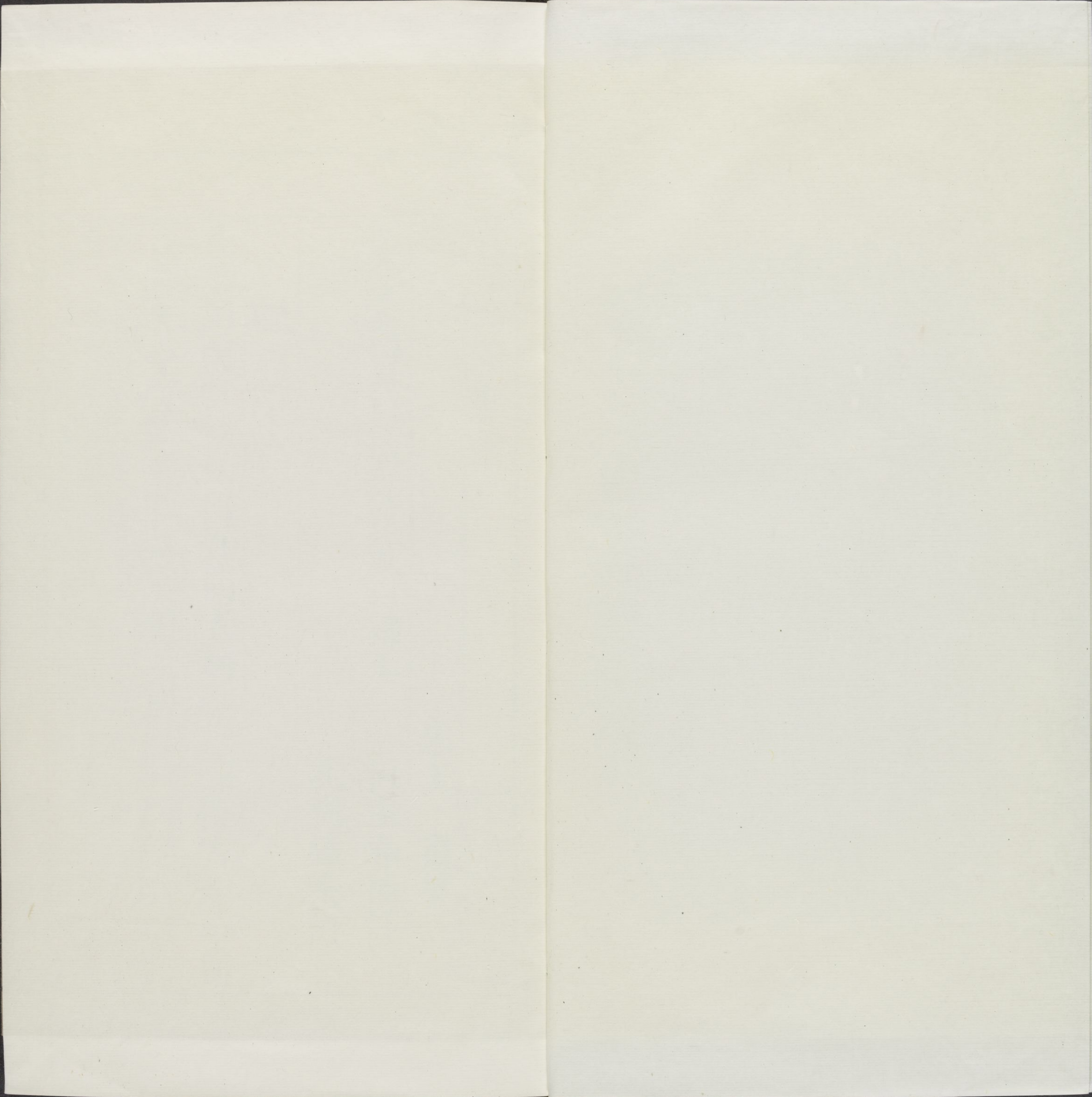


T1075/2215

2





明太子大信州水府御製公孔胤相補正

宋王肅奏疏

何孟春傳註

孔尚達參訂

魏州卷十一

凡一謂自晉故武日吾出周老稱

之命今其故武日吾出周老稱

之命今其故武日吾出周老稱

之命今其故武日吾出周老稱

孔子家語卷三

明太子太傅龔封衍聖公孔胤植編正

宋王

肅纂註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何孟春補註

孔尚達叅訂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

周守藏室之史

博古知今則

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

歷聘紀年孔子三十四歲至周後適

齊魯七年又去適周考史記不同孔子初適周在魯昭二十四年再適周二十九年孔子年三十九矣先孟僖子將卒屬南宮敬叔拜仲孫何忌曰孔子聖人之後二十必師而學禮樂焉及卒二子請命於昭公

來師孔子孔子謂曰吾聞周有老聃通禮樂之原明
道德之歸吾將問之今往矣二子歸告於昭公曰孔
子將適周願君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遂賜孔
子車一乘馬二匹及侍御者敬叔與孔子俱適周也

問禮於老聃

史記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今

按禮記孔子有吾聞諸老聃之言始即當時在周所問之禮而註禮者謂非著五千言之老聃夫五千言

之老聃即夫子所問之人舍此人訪樂於萇弘按紀則同時者更有何老聃而知禮耶

子訪樂在問禮之前孔叢子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額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

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躄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傳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

郊社之所

祭天也處

考明堂之則

朝諸侯處

察廟朝之度

宗廟朝廷

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及去周

紀年孔子年四十歲與史記不同

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

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

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

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

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母以有已為人臣者母以有已

不敢有其身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及魯道彌尊矣遠方弟

子之進者蓋三千焉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

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

淮南子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

辰音

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有亡之跡見成敗之變以此言考之其信然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戾南面以朝諸侯之

圖焉辰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肅為斧文故曰斧戾天子見諸侯則立負之

而南面以對諸侯也武王崩太子成王誦勿而踐阼周公相之故抱以負斧戾也王應麟曰有周盛時褒

賞功德或藏在盟府或記于太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乃繪像于明堂之曠期億

萬年無忘師保之德使睹之者肅然動心願竭忠盡瘁追配前人褒崇勸獎之道於是為至然則漢唐圖

畫殿閣之事亦不為無本矣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

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

務曩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於其所以危亡未有

異於郤走而求及前人也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說苑作孔子之周觀于太廟也右

陛之前有金人焉禮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參臧其口而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

黃帝之誠曰五之居民上也孺孺恐久不至朝故為

金二人封其口曰右之慎言特則后稷之廟孔子之

所見者殆即此之類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

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安必有危樂極生哀無行所悔所悔之

也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

樂言

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說苑作天妖燿燿

凡則
八切

一作熒熒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

或成網羅。毫末不札。說苑作青。青不伐。將尋斧柯。物皆自微。至者積小。

成大人之險。禍何以異。此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

何傷禍之門也。老子禍兮福之所伏。福兮禍之所伏。疆梁者不得其死。

老子書載此句。又曰。堅疆者死之徒。好勝者必遇其敵。而盈之不如其

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物盜憎主人。民怨其上。被盜

或惡之。有道德者不處也。有言則不利於盜。故盜憎主人。為民上者必有以教

乎民。而民不能以盡從也。故民怨其上。左傳伯宗妻

戒伯宗亦有是言。豈習聞之。與說苑作盜怨主人。民

害其貴。夫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多藏必厚。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上說苑。故下之

下也。久矣。

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老子謂欲上民。必以身後

之欲。上欲先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不自見。故明不

心視此。為私矣。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執雌持下。人莫踰之。後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身而身先。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知其雌守其雌。知

其守其辱。自見。人皆感之。我獨不徙。處衆

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所惡衆人皆存。內藏我智。不示人技。和其光。同其塵。

-5 195 45 885" data-label="Text">

除而獨我若遺。若昏俗人察。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處上而民不重。誰

能於此。孰為江海雖左。地道以右為尊。長於百川以

其卑也。老子書亦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故君子居則貴。左天

孔子家言卷三

道無親而能下人一作常與善人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也戒之哉按

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畧之書猶存金人銘王應麟謂即黃帝六篇之一也今未之見不知與此文何異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

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說苑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

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禍哉按此銘大都與老子書合今採註于下抑以見周柱史之言不為無本而其可取者於此盡矣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記將軍文子注彌年也春按左傳乃才軍氏昔公子鄂之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

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說告語也觀

之以禮樂觀示也然後成之以文德成如成人之成所謂

所謂德即孝弟仁義孝弟仁義克盡而德成矣文則不止於詩書禮樂也記言之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也子思述孔子之孝必始於詩書終於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禮樂雜說不與焉其言同此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

餘人論語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

曰請聞其行去聲下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

諷誦古訓崇尚儀文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

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在貧如為客時不以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貧自使其臣如借使其臣知所借之不遷怒不深怨

不錄舊罪三者皆有德是冉雍之行也不畏疆禦不

侮務寡其與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

子和之以文彊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子路好勇雖學

氣盾未恭老邶幼不忘貧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

藝有六禮樂射御書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

學則知邶孤則惠人德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已能者

忘而未能者可以有得也子貢以冉齊莊而能蕭志

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朝聘會同必有擯相者

雅而有節齊莊能蕭是其為雅是公西赤之行也孔

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論語亦

立於朝可使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其貌

於人無所不信其驕人也常以浩浩浩浩之氣

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

曰夫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

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

佚不伐故不侮於人不傲無告傲猶是顓孫師之行

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不伐其不弊百姓則仁

也不傲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

若截焉截然各有其體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

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

慮及事而用之先事而慮及其至則已有成義也故動則不妄是言

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獨居無行但思仁公言則見於事我以制

也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論語南容三復也

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也圭端玉上圓下方有爵者所執玷疵類也是言

縉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異眾之士論語君子哉若人尚

德哉若人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所履往來過之

足不履影行必正故也啓蟄不殺蟄藏也啓蟄謂見蟲之藏者開戶而出也月令

二月蟄蟲始振方長不祈方長謂草木月令二月草木萌動始出謂之前萌長謂之榮執

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記高柴執喪君子以為難王充論衡謂未嘗見

齒不言不笑也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齒春田不然見齒笑謂笑也記笑不見齒則見齒是大

笑也經傳未有是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

以言為見齒者觀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訊問賜也固不足以知賢

唯聖知聖唯賢知賢此賜謙也宋太平御覽載家語

孔子曰不迂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云

云至是高柴之行也下繼之曰不念舊惡蓋伯夷之

行也畏天而敬人蓋趙文子之行也國家有道其言

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終貧去怨輕賤不道蓋柳
下惠之行也君有道則從命無道則衡命蓋晏平仲
之行也此既非文子所問於子貢而專論弟子行者
既以為孔子之言而夾齊輩乃序於諸弟子之後何
也御覽輯於宋初中間所載家語今本無
者甚多此書之殘缺脫漏始不可復正矣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柳

有衛靈公乎靈公名元公曰何也孔子曰公子渠牟靈公弟公

孫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

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說苑有士曰王林者國

姓名也而此曰林國者則林姓而國名矣自下文慶

是文法觀之說苑為是此殆後人因林國上下字說

誤而迂就之耳而退與分其祿是以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

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不

濟也無事則退而容賢退避賢路容賢人之在朝也靈公悅而敬

之又有大夫曰史鮪鮪字子魚以道去衛道不合而去而靈公

郊舍三日國外曰郊琴瑟不御必待史鮪之入而後敢入

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君道莫大於用賢也說苑魯

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

嫂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木觀於堂陛之間也靈

而靈公說之史鮑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鮑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最賢孔子曰吾未

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鮑叔名牙鄭有子皮罕虎字子皮則賢者

矣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管夷吾字敬仲鄭無子產乎公孫僑字

子產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盡已之職進賢為賢乎以人事君

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左傳莊公九年

齊小白入于齊子糾之難管仲請囚鮑叔受而脫之歸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篋使相可也公從之子

皮達子產達同進襄三十年子皮授子產政產乃皮從兄弟子皮以為忠而委政焉子產是以

能為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賢已賢於已者鄭國臣道莫大於進

賢也

顏淵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為猶治也孔子曰恭敬忠信

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眾信則

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為政於國豈特一身者哉說

顏淵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

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眾散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

信則人恃之入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

以臨國矣何免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此疎不亦遠乎

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子路聞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治

行氏范昭子士吉時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左傳

三年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荀躒奉

晉侯以伐之不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

朝歌哀五年奔齊此所謂亡謂其以亂失位也其子

死在孔子後死而後智伯與韓趙魏共分其地

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去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

范氏於張柳明王生中行賢者知其不巳用而怨之

氏於黃籍秦高麗是已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

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郊敵趙鞅荀躒歸不雖

欲無亡豈可得乎說苑孔子喟然歎曰嚮使銅鑌伯華無死銅鑌晉大夫羊

伯華初奚嘗舉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為

人也何若孔子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

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已之有道既足以感同

善畢集於已記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與國家

無道其然足以容蓋翊提伯華之行也合此觀之可

以知其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子路曰其幼也

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也若夫有

道下人何哉本一作若夫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

以衆攻寡無不克也多助以貴下賤無不得也大得

昔者周公居家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

提 嬰音

士命之家也

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

史稱周公握髮

吐哺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

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不下天

下君子哉

說苑作夫有道而能下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

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

使民有餘力

薄稅斂

使民有遺利

則民富矣

得享敦禮教

使民化於善

遠罪

戾

使民不近刑辟

則民壽矣

得終大年

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

恐吾國貧矣

因薄稅斂而發說苑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

子曰詩云愷悌君子

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辨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

說苑作景公

夫子曰政

在節財魯君問政

說苑

夫子曰政在諭臣

諭教也葉公

問政

楚葉縣令沈誦梁

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

論語近者說遠者來三

者之間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異端乎

異端猶言

他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乎苑

園

韓子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

五官妓樂不懈於時

齊多女樂一旦而

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

千當作百謂以大夫之業地賜人也

故曰政在

節財魯君有臣三人

孟叔李

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

侯之賓

距色也諸侯之賓目他國來而求仕者

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

臣夫荆

楚國荆蠻之地

其地廣而都狹

十邑為都

民有離心

地廣故也

莫安其居

都狹故也

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

為政殊矣詩不云乎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詩大雅板之篇

相詩作喪息浪切蔑與滅同沒也資如資芥之資惠順師衆也

此傷奢侈不節以為

亂者也匪其止其

音恭惟王之邛

詩小雅巧言之篇邛病也言盜言之人不

能供其職事徒以為土之疴而已

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亂離

斯瘼奚其適歸

詩小雅四月之篇作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爰蓋奚之誤也瘼病瘼奚何適之

也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

乎哉

為亂之病各有所在則已亂之藥各有所施也說苑序問政引詩先後不同然辭意則一韓子

載此以諭臣為選賢而魯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道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非之謂

知下欲立禁而行誅也禁制以欲以益已之奢淫是割股肉而實腹也臣之欺弊不有以節之而果於一

且之法是割膜而剔癰也民去我矣不為之所而刑以從事是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鳥也其有濟乎而

非敢持其說與夫子辯甚哉小人

之無忌憚也其死於秦獄晚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

齊晏平仲名嬰

可謂

至矣

謂敬之至矣

敢問夫子所以與之者

與猶取也許也

孔子曰

夫子產於民為惠主

惠民之主論語子產惠人也又左傳古之遺愛也

於學

為博物左傳子產聘晉言晉侯之疾晏子於君為忠

臣史晏平仲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不語及之而行

為敬敏論語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有焉敬謂書亦訓敬

故吾皆以兄事之史孔子之所嚴事者是也或問子

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子賤曰子治單父音甫單父魯

孔子謂宓音密通作子賤曰子治單父邑今山東單

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說苑作其語丘對曰不齊

父其父子其子使民之有老父弱子恤諸孤諸孤謂

獨言恤之而哀喪紀紀事也哀之親者孔子曰善使皆得所

小節也小民附矣附歸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

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

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者十一

人可以教學矣上行而下效也友所中節也中民附

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

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嘆曰欲其

大者乃於此在矣昔堯舜聽天下聽猶務求賢以自

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孟子其君用之神明之主也

書使之主祭而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

則庶幾矣。說苑作其與堯舜繼矣韓詩子賤治單父附其民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

不齊時發倉廩賑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民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

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

者五人足以教孝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

不齊所為者小也為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于賤其似之矣

子貢為信陽宰。信陽春秋楚地今河南屬郡將行辭於孔子孔子

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說苑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于

之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

盜為累哉。說苑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無盜者邪孔子曰賜爾未之詳

夫以不肖代賢是謂奪也以賢代不肖是謂伐也緩

令急誅是謂暴也取善自與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

謂也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

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利民樹德治官莫若

平。治一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守執不可改也匿人之

善斯謂蔽賢。蔽賢不祥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小人薄德內不相

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

惡若已受之。若已受惡則必不揚故君子無所不慎焉。說苑匿人之善

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內相絃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

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慎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

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

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時為御，而問曰：夫子

未見出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

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易治也。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

其恭敬以信，能節民力。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

其恭敬以信，能裕民財。故其民不偷。

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請下胥吏之屬。此其明察以

斷，激於政事論語子路無宿諾。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

其善，庸盡其美乎？韓詩外傳同詩曰：夙興夜寐，酒掃

日嗜暴戾，國乎入其都，曰：噫！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

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疇荒穢而不休，

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都新室惡，

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而不士諫，

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善觀人國者，知延陵季子之

所以識晉者，則知吾夫子之所以取子路者矣。有民

社之寄者，欲善其政，亦可思過半矣。

楚昭王渡江，昭王名王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

舟，舟人取之，王恠之，問群臣，莫能識之，使使問於孔

子孔子曰此謂萍實萍草之實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

者國語霸把也把持諸侯之權曰霸為能獲焉王食之大美子游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然大美下一本作又連使問孔子何以知之子曰吾昔

之鄭鄭國在西都今華州北有古鄭城過乎陳之野陳國今河南陳州聞童

謠徒歌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

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恠之使

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祥災昔

童兒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

今齊有之其應王矣急告民趣音從治溝渠趣速也脩隄

防將有大水為公頃之大霖雨久雨曰霖水溢泛諸國傷

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

矣說苑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恠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今

剖而食之唯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

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恠之又使聘

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

雨於是知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

弟子請問孔子曰其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

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賄物記事即得其應矣

六本第十五

永明書院藏板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本主然後為君子論語君子

而道生易正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孝百行之首喪紀有

禮矣而哀為本喪與其易也寧戚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後

發先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君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居國有道

矣而嗣為本太子天下之本也生財有時矣而力為

本生財大道在為之者疾置本不固置立無務豐末豐培使大也本不固

未雖豐而必覆人學其親戚不悅無務外交先自薄矣外交

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事無終始不終其事無務多業終

可為其所厚者薄而其事無終始不終其事無務多業終

所薄者厚末之有也事無終始不終其事無務多業終

多而無成聞記不善荒居繆無務多談書肆說鈴比

平聲近不說同悅無務脩遠是以及本脩邇君子之道也

夫子因論六本而縱言至此者欲人反本脩邇為君子

也說苑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

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

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居國有禮

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

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

不善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脩遠是以及本脩邇

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仁人之道

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

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

其誼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

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

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

貌不悖乎日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

孔子家語卷三

卷三

十七

六共

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棄其本者。榮華稿矣。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苦言藥也。湯武以諤諤而昌。諤諤抗直之言。桀紂以

甘言疾也。唯唯從順之辭。桀紂拒諫。故雖不

唯唯而亡。善而人亦莫之違也。唯一作嘿。君無爭

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夫無爭婦。士無爭友。而無其

過者。未之有也。說苑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

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

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

待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以爭。父失之。子得之。以爭。兄

失之。弟得之。以爭。夫失之。婦得之。以爭。已失之。友得

之。以爭。是以國無危亡之兆。而家無悖亂之惡。父子

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友得之下。說苑作故無亡。

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以得聞過而改之也。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諫諍。二曰諷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諫諍。

唯音 委爭 去聲

也。四曰直諫。直道而言。匪躬之故。也。或作四曰忠諫。五曰諷諫。托事以諷。使言

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唯度主以行之。度君之能容與否。當諷則諷。可聽則聽。聽降

亦然。吾從其諷諫矣乎。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

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聽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財。測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

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治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始。昔陳靈公不聽。治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但賢之。而曹羈合禮。蘇洵曰。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血亦未易少之。顧用之之術。何如耳。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二卦。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以決之。決損之也。吾以是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所以自損者求益其道也。道彌益而

身彌損。德愈盛而心愈下也。夫學者損其自多。不自有也。以虛受人。虛如虛心之。故能成其滿。受人之益。老子為學日益。虛易成。象辭。故能成其滿。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

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博哉天道。成而必變。成謂成物成。而必變。未嘗得久。凡

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持滿者不能虛受。而天下以能。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

以能。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

以能。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

以能。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

以能。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

以能。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

以能。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

以能。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

以能。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

以能。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

以能。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

書帝堯允恭克讓
允信也克能也
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

也
夏桀昆吾
昆吾夏諸侯
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

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
湯放桀併
誅昆吾氏

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是非損益之微與
范說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
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
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
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接
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
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
今而益章昆吾自歎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
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微與吾故曰謙也者
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日
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

中則日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上四句見
易豐暴傳是

以聖人不敢當盛升在輿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
車

前木
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說苑同淮南子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
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
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
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
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
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機人莫之
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
不受請有終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
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
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
無所終威服四方而無所誅遂令諸侯於嘉陵氣克
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

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護明年出遊丘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眾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中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

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

處此商之所以益而賜之所以損也說苑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而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

也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

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皆以彼知此也

其所主觀近臣以其所為主意同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

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

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說苑

作君子慎所藏蓋物有相染也惟人亦然墨子是染素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

變其色亦變五入而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人非上智下愚而有不移於所染者乎善惡之有習而

成也其在所與處者之善與不善而所染者之當與不當爾

孔子家語卷四

辯物第十六

朝音

鄭音

子朝魯

鄭今山東屬縣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來朝

魯人問

公與之

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

少昊姓巳名摯黃帝子玄囂以金德王天下號

對曰吾祖也

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

官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代神農王天下有土德瑞土色黃故曰黃帝以受命有雲瑞故以雲

故為雲師而雲名

春官為青雲氏夏官緝雲氏秋

炎帝以火

炎帝姜氏以火德伐共工氏王天下故

火德以火紀官故為火師而火名春官為大火夏官鶉火秋官酉火東官北火中官中火

共工以

共音

水 共工名康回以諸侯竊保冀方在神農前太昊後

水 自謂水德以水紀官故為水師而水名春官為東

水 夏官南水秋官西水 太昊以龍 德繼天而王故風

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 制儀牛又云伏

犧以龍馬負圖出河之瑞以龍紀官故為龍師而龍

名春官為青龍夏官赤龍秋官白龍冬官黑龍中官

黃龍命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吳英為潛龍氏造甲

曆大庭為居龍氏治屋廬混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

康為土龍氏治田里粟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泉

源 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子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

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知天

則見故名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燕以春分伯

歷正之官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一名鳴以夏

至鳴至止故司二至 青鳥氏司

啓者也青鳥鳴也鳴同卅鳥氏司閉者

也卅鳥驚雉也似山鷄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

正之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鷓鴣也鷓鴣孝 睢鳩氏司

馬也睢雉王雉也鷓鴣而有別 鳴鳩氏司空也鳴鳩鷓鴣

市穀詩鳴鳩在桑其子七兮言食子朝從上 爽鳩氏

司寇也爽鳩鷹也鷓鴣鳥主搏擊 鶡鳩氏司事也鶡鳩鷓鴣

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本草鶡鷓多鳴埤鴉以為 五

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尚 五雉為五工正西方鷓

之工也東方鷓雉搏埴之工也南方翟雉攻金之工

也北方鷓雉攻皮之工也伊南翬雉筋五色之工也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雉夷也夷平也器用利九

扈為九農正。春扈鵠鴈言分循也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芸苗者也秋扈

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巢驅鳥者也行扈啗啗畫為民驅鳥者也宵

扈嘖嘖夜為民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鸚鵡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左傳疏竊即

古淺字竊玄淺黑竊藍淺青竊黃淺黃竊丹淺赤則竊脂者淺白也或乃以易竊人脂膏故名者非啗啗

嘖嘖鵠鴈皆以聲音得名扈民使無淫者也。扈上淫放也歷正及

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託言之言如今之此官也

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黃

國高陽故曰高陽氏代少昊以水德王德不能致遠端而以民事命官以少昊四子重為木正曰句芒該

項許王反

為金正曰壽收脩熙和代為水正曰玄冥又以共士

之子句龍為土正黎為火正曰祀融國語所謂命火

正黎司地以屬民是也孔子聞之。時年二十七遂見郟子而學焉既

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脩職也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蓋古語已上左傳並同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音商商叔孫武叔州此也車士

採薪於大野。大野今高平鉏野縣獲麟焉。左傳哀十

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士子鉏商獲麟焉麟麕身牛

尾狼額馬蹄有五采鹿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

武備而不為害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

不旅不入陷穿不入羅網文章斌斌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

祥棄之於郭外

左傳作以賜虞人

使人告孔子

以為不祥而復疑之不知

其何祥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

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

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

公羊傳麟仁獸也

者則不至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麟者聖人之瑞夫子傷焉蓋自

感也公羊傳謂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

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天告夫子將歿

之徵故云爾孔叢子載西狩獲麟冉有告夫子曰有

麋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

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

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

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

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

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者吾道窮矣乃歌

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

心憂又家傳稱孔子木牛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

其文曰木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紋

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孔子後西狩獲

麟其後在馬孔子解紱而自傷也此事出於附會始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書策竹書載古聖王之政多矣曰文其人存則其政

武者蓋自其近稱之有憲章之意也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人情文武天道敏生

兼動植言地道

敏樹言敏生則樹在其中矣而人道敏政夫政也者

永明書院藏板

永明書院藏板

猶滿虛也

蒲盧陸佃作果蠃洗括作薄羣白敏樹言

果蠃捷泥作房如竹管取桑而負之七日而化為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

名滿虛中庸政也者滿虛也筆談滿虛說者以為果

贏疑不然滿虛即滿羣耳人之為政猶地之藝滿羣

遂之而巳亦行其所無事也待化以成 政在化明明故為政在於

得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仁即道也而曰

惟仁耳能仁則進於道矣仁者人也 人之所以親親

為大 仁之用莫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 義之親親

之殺 殺則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孟子親親仁也尊賢

禮者政之本也禮者政之本也 禮者政之本也是故孔子

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

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

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 君臣父子也 父子夫婦

也 夫婦昆弟也 兄弟朋友之交也 朋友五者天下之

達道也知仁勇三者 知此體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

之者一也一者誠也或生而知之 知或學而知之 仁

或困而知之 勇及其知之 一者或安而知之 知

或利而知之 仁或勉強而行之 勇及其成功一也 一者

誠也誠所以自誠也知之成功一者即所謂所以行

之者一也而知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故誠亦

聲 强上

有誠者誠之者之不同也記此章下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是也巳上見記中庸篇此下有子曰好學近乎知云云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敢

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與魂非二也克於四肢百骸為氣而所以動

作則有魄魄是精氣之氣魂魄會謂之生氣聚則魂

生魂也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氣散則魄

魂在其中矣言魄則必有形矣氣兼陰陽有聚散鬼

神蓋通生死言之此所謂鬼神言人之生者也人生

一身有陰有陽陽主運用陰主藏受運用是魂藏受

是魄魂陽而魄陰也陽為神陰為鬼魂為神魄為鬼

道書亦曰魂陽神也魄陰神也盛者就其偏而言之

者也記鬼之盛也下接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去云

生必有死有聚必有散氣散則魂魄相離而形魄歸

于地謂之鬼魂氣歸于天謂之神魄下降而魂上升

清者上也此所謂鬼神言人之死者也鬼之為言歸

也神之為言升也魂氣升天而亦曰歸者人稟陰陽

之氣以生自無而有也死而氣散合鬼與神而享之

復自有而無也是亦歸之而已矣

教之至也形魄歸于地魂氣歸于天則不復合而可

享之者所以合鬼與神也記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

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燎以求諸陽灌

以求諸陰合鬼神也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

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合鬼神

之所致乎享祀之間而如將見之不形魄而形魄不

魂氣而魂氣矣孝子之情於是乎盡而聖人之制禮

所以為教之至也記此是故築為宮室謂廟設為宗

下接前衆生必死云云

六十五

祀他 影切

祀 宗廟太祖及左昭右穆 祀廟昭穆遞遷之主

春秋祭祀以別親疏遠邇

永明書院藏板

宗廟親而邇月祭 廟疏而遠四時祭

教民反古復始

吾之前為古吾所自為始尊祖

親禰所以 反古復始

不敢忘其所由生也

宗祀所祭皆吾之所 山生也記此下有衆

之服自 此云云

尊其生必致其敬古聖之道仁人之德教也

說苑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 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

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

記祭義此在宰 我問鬼神前

思死

者而不欲生

欲猶得也思親之死而不得生也而記 作如似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亦通

忌日則必哀

記君子有終 身之喪是也

稱諱則如見親

諱親名也 生日各死

日諱稱諱唯當祀時以配享於所尊 禮于中也祀之忠也 禮記

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如見親有愛欲 其物之色然

詩云明發

不寐有懷二人

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啓明 時二人詩本謂文武今借以謂二親

文王之詩也

記注言此詩是 以咏文王也

敬而致之

敬記 作饗

又從而

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致之必樂

致記作饗樂 樂其當求

已至

必哀

哀其終在記此下有仲尼嘗奉薦而進云云 已上見祭義篇而其言語有先後詳略之異

孝

子之情也文正為能得之矣

中庸稱武王周公為達 孝而此獨曰文王者孝

於文王至矣武王周公則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 其所尊愛其所親而已非復有加於文王也合記文

王世子篇與此所言觀之文王 事親死生之際其無遺憾矣哉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

東野民名

畢莊子作稷御又作馭使馬也

顏回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

佚佚與逸同奔也一作送

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護人

乎三日而校來謁之

校人掌養馬之官

曰東野畢之馬佚兩

騾曳兩服入廐

兩服馬在中兩騾兩服之外馬謂定外馬臂裂而中馬牽引入廐也

公越席而起曰趨

音從

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

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御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

佚不識吾子何以知之回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

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

巧一作一造父用機王時人以善御幸於

帝得入駿馬而行天下

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

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

御體正矣

銜銜與體馬體也

步驟馳騁朝禮畢矣

調習其馬步驟馳騁

中規中矩盡朝廷之禮也

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

已

求猶責也欲其疾速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

願少進乎回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

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言必

有變此篇荀子所載同劉向新序顏淵待魯定公于臺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躡席

櫻歌

朝音

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
 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不
 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云云定公曰善可少進
 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
 窮其下而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雨驟
 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莊子曰
 氏春秋則以為頡闔對莊公之言也莊子東野稷以
 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
 也使之鉤百而及頡闔遇之人見曰稷之馬將敗公
 密而不應少馬果敗而及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
 力竭矣而猶求馬故曰敗呂氏春秋東野稷以御見
 云云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
 馬頡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
 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
 公召頡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頡闔對曰夫
 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舜臣遇
 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
 論人之性不及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而

非不從危為法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民進則
 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
 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名罪上下之
 相讐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
 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困而
 身為勑極也云云此窮其下者之必危也太公陰謀
 箝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
 躓民劇則敗視此篇言簡而理亦盡矣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愛人為心則無忤度近度近

智度事而行則知是非邪正之辨矣為己不重無私為人不輕能待物以

厚君子也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辨

不惟不能不惟無所幸人之有過
 愛而已度而已
 不惟重於於人有學而耻之則媚妬
 為己而已生於人不能而羞之則譏

狡訐懷詐以為智度而已幸人之有過

耻學而羞不能於人有學而耻之則媚妬

評起或曰身耻學問而又羞人小人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恃力不尚德必

難以盡慎諸焉回以由好勇故弑之夫子嘗曰若由善終也不得其死然後卒蹈孔悝之難

叔孫武叔見於顏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

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彼于顏回曰吾聞諸孔子曰

聖人而尚加毀其他可知矣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

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已則怨益

亡夫在上者有善尚推之人之而惡以引諸已誠懼夫

爭與怨也苟言人之惡言人之之枉不取爭而致怨者

希矣不取爭而致怨亦不免於薄德之議矣而何美

已正已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人之惡君子知內省

之有

子路初見第十九

樂五切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不對曰好長劍子曰吾

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

乎異言誘之子路曰學豈益哉說苑作學亦右益乎子曰人君而無

諫臣則失正無人救正一作政士而無教友相教戒則失聽

失所依聽一作聽按此章句多叶音作聽為是御狂馬不釋其策鞭操弓不

及於檠檠同警所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書木從繩則正

后從諫受學重問孰不順哉能降志以學問於人人亦必順成其志而善告

矣之毀人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

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用之

用以射

達於犀革

達一作通

犀牛之革最堅

以此言之何學之有

說苑文何學為乎美質自然無所事學

子

鏃作木反

曰枯而羽之

枯箭苛羽以楊之使其及遠周禮以其苛厚為之羽深是也

鏃而砥礪

鏃箭刃礪以利之使透物周禮三分其羽以設其刃是也

其入之不益深乎

之益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說苑同

子路將西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

乎行者必以贈君子贈人以言之

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疆不遠

以自立即論語弘毅之請也仁重道遠非疆不能勝之遠或作達亦通

不勞無功

也無所為於前則無所與於後也

不忠無親

已不能盡心以為人即人亦不盡心以報已

不信無復

復踐言也論語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言而不信又何可以副其實耶

不恭失

禮行禮貴恭若傲惰之氣見於四肢雖有節文不為用矣

慎此五者可以長久

矣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說苑同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

之辭而智不克其辯

表記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

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也

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輿

當觀其馬

相士以

居當觀其獨處之時

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

表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予但長於言耳論語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

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予於子改是是也史記載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鄉大夫南游至江從子弟三百人設取與去就各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據史記所載則子羽形陋而行高所引孔子之言與此言同而意則又矣或問孔子於二子而有取人不驗之失知人之難則固然耶韓非子以為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新解濫於宰子世主之聽眩於仲尼苟悅其言因任其人則焉得無失乎非之警世主似矣而以仲尼為真失實其非也王充書又謂孔子相子羽而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其矣此術士之鬼談妄見漢儒之陋何至此極也孔子謂失之云者欲人知言貌之不

誰為哉韓非王充之徒始是癡人前不可與說憂耳魏王朗相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群不言相形之事抑亦難據故也言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聖人之於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是推之則彼窮無究有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傳記其効驗之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

孔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知善也徒知無

益故不親而弗信莫如勿親親賢也從親無樂之方

至樂而弗驕順適斯樂而下患之方至思而弗憂豫

命故弗憂宜思而能知孔蔑曰行已乎言行已之道如是子曰

命故弗憂宜思而能知孔蔑曰行已乎言行已之道如是子曰

攻其所不能已有所不能當專治之備其所不足能有所不足必求全焉

毋以其所不能疑人不以其不能疑人亦不能毋以其所能驕人

不以我之能驕人之不能終日言無遺已之憂循理而言言終日

行不遺已之患順道而行行之無怨惡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

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起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

不慎乎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魯哀六年孔子年六十三史記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

父問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一作路出於陳蔡

中 去 聲

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

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今者以留陳蔡之間諸

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

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皆危矣於是乃相與

發徒兵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朱子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

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絕糧七日無道所通藜藿不糝一作從

者皆病論語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是去衛時事孔子愈慷慨講誦絃

歌不衰史記此下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色乃召

子路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色

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詩小雅何

篇率循也言非虎兕而循曠野也吾道非乎吾奚為至於此子路愠

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

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聞

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

禍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

居之窮也疑尚有遺行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

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史記伯夷叔齊讓國而逃

武王伐紂夷齊耻食川粟去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北汝

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比干紂諸父

不見刑闕龍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闕龍逢

子胥不見殺子胥名員逃楚事左傳哀十一年吳

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

也賢而不遇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可也何獨丘哉且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

為窮困而改節荀子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有終始而不

逢薄紅切

也為之者人也。謂為善為不善在人也。一作為不為者人也。**生死者命也。**

是以晉公子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左傳僖二十三年晉公子

重耳之亡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曹曹共公聞其

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

伐衛衛侯出居于襄牛晉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

侯入晉執曹伯罪宋人會稽。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善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

十三年於越入吳十七年再伐吳二十三年滅吳則南齊桓公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左傳莊八年齊無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亂作之明年齊人殺無知齊小白入於齊僖九年會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

句音 會古 外反

逸者則志不廣。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

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

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

聲而後庸知其終始乎。始兩終達子路出召子貢告

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

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莊種之未

之歲有良工能巧不能為順。能巧於工而不能順君

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能容。能盡

已而不能必其在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

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告亦如之。顏回曰

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

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

夫道既已大脩而世不我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已無

與矣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

曰有是哉牛號之泔難為鱸鮓而蜂房顏氏之子使

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也為之主財心相同也

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之

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

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

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為必用耶王于比

于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用耶爾能逢不見知

乎汝以為諫者為必用耶伯子胥不諫姑蘇東門外

乎夫遇不遇時也賢不肖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

時者多矣何獨直哉夫蘭芷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

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變而意不衰

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

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

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

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肉枯
 葉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
 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賢不
 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
 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
 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而逃於河湄立為天子則其
 遇堯也傳說負壤土而伏板築以為大夫則其遇武
 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
 相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
 屠牛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
 束縛膠目居檻車自車中思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
 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羊舉為大夫則
 其遇秦繆公也虞丘各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於孫
 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知
 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大驥厄罷鹽車此
 非無驢狀也夫世莫知之也使驢不得伯樂安得干
 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蕙生於茂林之
 中深山之間不為人莫見之使不芬夫學者非為通

也為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之禍福之始而心無
 感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
 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為免
 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又何位之有乎夫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
 比干不慧乎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務學
 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
 詩曰鷓鳴九臯聲聞于天說苑同
於是使子貢至

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史記並同記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

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
 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
 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
 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
 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
 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
 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
 之福也昭王乃止朱子曰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

按小司馬索隱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必立社則七百里者乃七百社而一萬七千五百家之地也非實地也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

歌說苑彈琴而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

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

好樂為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

路不悅援戚而舞戚斧也左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說苑作授子而舞三終而

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

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山昔曰齊桓霸心生

昔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左傳晉獻公聽

驪姬之譖出重耳於蒲而伐諸蒲城重耳奔狄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

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於是與明日免於厄子貢

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可忘矣弗忘

此難與母志帶鈞巾車之意同非為念也孔子曰惡是何言也語不云

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

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之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

困不成行一作烈士不困行不彰昔者湯困於夏臺史姓召湯而囚之夏

臺夏臺本一作呂按呂四岳後所封國在南陽宛縣之西非囚湯地文王困於羑里史紂

十八 五〇四

因西伯美里今河秦穆公困於殺左傳僖三十三年

於殺秦伯素服郊次而哭齊桓困於長勺左傳莊十

師於長勺長勺魯地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

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也

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易困卦辭聖人所與

人難信也說苑陳蔡之間吾與二三子庸知其非激

憤厲志之始於是乎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

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何由逐

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

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

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曰孔子推琴

喟然而歎曰由賜細人也召而求吾志之乎路子貢

入子路口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

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

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

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

茂也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割然援琴而弦歌

子路屹然執手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

入宮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宮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安身所以

譽所以久其位不獲乎上身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

難安矣不得於民譽難取矣善善政勿專若不自已教不能勿怠教

已有善勿專善善政勿專若不自已教不能勿怠教

也勿怠則不巳過勿發人之罪失事已失言勿擗有

能者勸矣失言勿擗角之勿發不善勿遂此有不善勿遂之行

事勿留事之善者即行而勿留之留如留君子入官

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政從而且夫忿數

者獄之所由生也數屢也忿數則手多如枉刑不距

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此諫則善言不入一已之慢易

者禮之所以失也既忽於事必怠惰者時之所以後

也不勤於事則失其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

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不知任人則刀必有不君子

易去聲

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

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思之當極其詳進是

利而險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者

亂在庶官反書惟治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以容

其民寬者有所縱慈愛以優柔之尚不剛不柔而民

自得矣自得其所君上者民之儀也儀法也式也詩儀刑

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司掌也執政者

邇臣邇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

君者所職使令而已是僕御之類也故儀不正則

五廿

民失表不正則百姓亂。適臣更辟則群臣汚矣。汚臣節不

立也。記適臣不可不古者聖主冕而前旒。冕祭服之冠。上玄下

纁。前低二寸二分。以其略。旒而謂之冕。旒垂玉也。冕

前後有旒。充冕十二旒。鷩冕九旒。冕七旒。緹冕五

旒。玄冕三旒。所以蔽明也。旒垂過目。不統絃充耳。統纁從

三旒。絃冠之番者。在所以掩聰也。不欲明水至清則無魚。

耳。兩旁充塞也。八至察則無徒。衆不社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

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揆之於法而度之。使

之術。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如此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救其過。民

有大罪。必原其故。推原其所以以仁輔化。求善原其

然。自從未減求可免之路。是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於死罪

以仁輔政化也。生為當死者。求可生之路。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

則仁之至也。何善如之。流而不蘊。無壅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大

大紀綱也。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子張

使之然。真古聖王治天下之道也。於入官何有既聞斯言。退而記之。籍記之。不敢忘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

脩行也。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為既已得之。又樂

其治。樂其已治。說苑作知。按宰子告楚昭王曰。夫子

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

樂音

未得也患弗得之

荀作則既已得之

又恐失之

論語其未

得也患得之既

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荀

說苑

曾子敝衣

敝壞也

而耕於魯魯君問之而致邑焉

說苑魯君

使人致邑曰

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

人人則獻之

何為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者常

畏人

恐其責報於已

與人者常驕人

矜其有

縱君有賜不我

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

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不動於利則物莫之驕而

已無所畏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

家語卷四

明書院藏板

